

且在此处问

骚



许大明白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且在此处问



许大明
白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且在此处闷骚 / 许大明白著.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200 - 09438 - 1

I. ①且… II. ①许…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1584 号

且在此处闷骚

QIE ZAI CICHU MENSANG

许大明白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6.25 印张 209 千字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09438 - 1

定价: 2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另类的书写，别样的意蕴

——许大明白《且在此处闷骚》序

■
白
烨

初读许大明白这部作品集，说实话，我当时有些被弄糊涂了，或者说一时就没怎么太明白，我指的是作品的文体。

从目录上看，由四六句子的俗语构成的小标题连缀起来，好像是一部章回体小说的架势。但一节节地读来，却完全是自述性的散文，混杂着文史类的随笔。套用许大明白惯常的句式来说，那就是，他是挂着小说的“羊头”，在卖散文的“狗肉”。

然而，标题的玩味与暧昧，才是许大明白诡谲为文的一个序幕或烟幕。读将进去，你会为他欲扬故抑的叙事态度，亦庄亦谐的痞顽文笔，渐渐地吸引，悄悄地拽紧，不知不觉地进入到他所描述的北京大学的校园环境 with 青涩又活泼的学生时代，同他一起沉浸于师生之间教学相长的特殊情分，同学之际相濡以沫的难忘情谊，随着他的北大故事一起进入自我历史的诗意回溯，学生生涯的深情回忆。

不能不承认，《且在此处闷骚》一作显见的亮点之一，是作者许大明白那各种元素相混搭的感觉表述与异样文笔。他的口气是亦庄亦谐的，用语是亦俗亦雅的，书面语里常见学生腔，学生腔里夹着书卷气，书卷气里混着痞顽味，痞顽味里又见市井气。尤其是对那些流行于北京高校与学园的一些内涵独特的词语的借用与活用，常在反话正说或正话反说中，洋溢着一种鲜活的生活情趣与机智的文化品位。这不仅凭靠着它支撑起整个作品的叙述，而且使得语言本身，也成为了作品重要的审美对象之一。

当然，这部《且在此处闷骚》的特色与妙韵，不只是文体的暧昧与文笔的混搭，还在于经由这样的兴味盎然的自述又述人的回忆，妙趣横生的自嘲又嘲世的随感，如实揭示出当代大学教育在市场大潮中的种种异动，真切披露了置身其中的莘莘学子的求学趣事与心理脉动，而由不拘一格地臧否，形形色色的人物，又渐渐从中托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北大精神的神髓，以及北大学子受其熏染而不断丰富的人文情怀。当然，也不乏作者在夫子自道中所不时闪现的北大人所特有的自信与自傲。这一切有机地汇聚一体，天然地熔铸一炉，就使得此书成为一枚怪味豆，入口有异香，越嚼越有味。

散文类作品，既能引人伸纸疾读，实为不易；而还能让人咀嚼不已，更是难得。而这样的两点，《且在此处闷骚》竟然兼而有之，这便使这部作品集有了一些不同寻常之处，至少在散文写作的除旧布新上，它以自己的方式别开了生面，另树了一帜。

是为序。

2012年8月3日晚于北京朝阳门内

目录

上篇

- | | |
|-------------|--------------|
| 闷骚且去学吹箫 /3 | 魏晋风度没有风 /76 |
| 师妹爱喝二锅头 /7 | 羞涩贤弟行贿难 /80 |
| 我的师弟不太傻 /10 | 尿意盎然苦追车 /84 |
| 老板引我入歧途 /12 | 嫡亲师兄爱艺术 /87 |
| 老赛酷似包不同 /16 | 马槽编辑杨麻子 /91 |
| 内衣大盗恋物癖 /20 | 大肚洋人太师父 /94 |
| 闺蜜相残伊妹儿 /22 | 天山童姥我四哥 /97 |
| 霸王别姬铤中毒 /25 | 屁中之王九哥强 /101 |
| 王二王二我错了 /29 | 总理勤务张师傅 /105 |
| 高山仰止何先生 /32 | 贪睡佛印已涅槃 /109 |
| 北大竞选亦黑幕 /36 | 独门暗器苦吹笙 /113 |
| 东郭威震社科院 /41 | 驴肉火烧醉刘伶 /117 |
| 也曾撅腩捡烟头 /44 | 丐帮双煞惜无缘 /120 |
| 黑人兄弟来打劫 /47 | 拒睡午觉斗蛇妖 /123 |
| 橘洲遥梦土老七 /50 | 同桌外号白娘子 /126 |
| 那个老师很忸怩 /55 | 打鱼世家水中蛙 /129 |
| 荷兰球迷爱吃瓜 /58 | 杀猪上坟忒有爱 /132 |
| 兄弟卖书练脸皮 /62 | 棠棣之花兄弟情 /136 |
| 涿州骗子好大胆 /66 | 红颜枯骨说摄影 /139 |
| 愚人节里戏张生 /71 | 小城殴斗爱同胞 /142 |
| 学术骗子壮老牛 /74 | 清明也曾扫墓忙 /145 |

下篇

有人曾让你鬼迷心窍

这样的人生已足够好 /151

《怪物史瑞克》的一声叹息 /154

《不要回头》回头无岸 /157

谁在和我一起慢慢变老 /159

封侯从来非吾愿 但求做卿鬓

边花 /162

爱似流星看《剑雨》 /165

李米的古典爱情 /168

《返老还童》里的爱情真谛 /170

老虎伍兹的那些花儿 /172

我们都是树先生 /175

你的《最爱》我的麻木 /178

扯淡的爱情最动人 /182

就让陈真歇歇吧 /184

山楂花的颜色重要吗 /187

要显贵 先崩溃 /190

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吹口哨 /193

我家仓鼠爱发电 /195

《今生今世》的捕鼠记 /198

一心热吻基德曼 /201

只盼夜太黑 /204

鼓起肚皮来晒书 /207

一盘饺子引发的人生污点 /210

文人、水鬼与上甘岭 /213

人生苦短 节不节欲 /216

该死的春运以及该死的

其他 /220

岁月这把杀猪刀 /223

历史与乌龟 /226

历史学家需彪悍 /230

视名誉如粪土 /233

家有牙套妹 /237

西门吹雪与我的神医 /240

以德报怨又一回 /244

爱屋及乌话《晚秋》 /248

上 篇



闷骚且去学吹箫

记

得一个妹妹给我看手相（我最喜欢让姐姐妹妹看手相或者给她们看手相了，因为可以当众拉一个女孩子的手而不挨耳光），她端详良久，只说了两句，一句是说我这个人太单纯太聪明，（这还用你说？）还有一句涉嫌攻击——你这个人属于闷骚，外表羞涩冷淡，其实内心很狂野。周围的人幸灾乐祸地笑，口齿伶俐的我却没有反击，因为她确实说对了。

记得小时候饱读诗书（打架不行，只有读书了），一点也不喜欢杜甫、郑板桥，什么“安得广厦千万间”，我自己冻死也高兴，还有一边在县衙里附庸风雅地听雨打竹子，一边装作沉痛地“疑是民间疾苦声”。事实上，两人住的、吃的都不赖，发感慨的时候没准丫鬟还给捶着腿，说是“忽然觉得腿生疼，疑是丫鬟手太重”还差不多，只是自己做个亲民形象罢了。不像我很真诚，最喜欢的就是杜牧和柳永，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又或“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听上去煞为香艳，觉得大丈夫志当在此。

可惜自己不但出身贫寒，还不通音律。这可是个致命伤。须知当初司马相如瞅见卓文君这个小寡妇长得不赖，就奏了一曲《凤求凰》，以琴心挑之，才有两个人私奔，当垆卖酒；而柳永当年被逼无奈“奉旨填词”，一旦给哪位风尘女子填词一首，该女子就身价百倍。所以他穷困而死后这些女子还曾凑钱葬他。可见要想泡妞，不通音律是不行的。

可我确实是个乐盲。虽然常望着自己修长的手指慨叹道：唉！一双酷

似肖邦的手怎么就不会弹钢琴只会码字敲东西呢？不得不承认，对乐理常识我是一窍不通，平生唯一一次考试作弊就是音乐课。读研后宿舍四个人中有三个晓畅音乐，对我不识谱大为吃惊，纷纷好为人师地教我，结果又都很扫兴地放弃了，因为他们根本回天乏术。我也终于明白，在上帝给我开了一扇其他小窗户的同时，把音乐的大门狠狠关上了。

在小说里，峰回路转是写作的诀窍，我也不能免俗。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候，教我吹箫的师父意外出现了。要知道在诸般乐器中，洒家最喜欢的就是箫了。因为看金庸大哥的小说时最爱黄药师，经常在同事面前吹嘘自己虽然难看，也属于“萧疏轩举、湛然若神”一类，害得她们忘了自己是哺乳动物，一时间只用鼻孔出气。须知黄药师就爱拿一管洞箫，吹什么碧海潮生曲。而我师父就雅会吹箫。

我师父是江西老表，估计家就在竹林深处，长得不太像中国人，所以我总觉得有一天他会出国离我而去，因此特别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光。和我一样，师父特别聪明，在南京大学读的本科，毕业后被分到一个地区的民政局，天天不是办离婚就是在广场上看物资。一天他围着雨衣在广场上值夜班值得不爽，决定换个地方混混，于是考到了北大读研究生好另谋出路。

师父是个外表很冷淡的人，（和我又一样！）在我被同宿舍的差劲音乐老师们抛弃，到隔壁他的宿舍找他哭诉（没有真哭，说哭是营造文字氛围）的时候，他一时冲动说那我教你吹箫好了，于是很不幸地做了我的师父。

一直觉得师父是神人（因为他和常人太不同了，又不好说他是妖怪）。比如他每晚八点之前必准时上床睡觉，哪怕我们在他宿舍聚餐打牌也雷打不动。记得有一次晚上八点他的导师（按北大的称呼是老板）来找他商量论文的事，却发现整栋楼只有他已经酣睡，而且像水兵一样露出了甜美的微笑。要说北大的老师涵养就是高，拒绝了我们摇醒他的好意，摔门

走了。

早晨四点多，他肯定已经醒了，而且在痛背英语词典。要知道在北大有学问或者像我一样装做有学问的人，都有差不多一整架子书，床上桌上也都堆满了。而他的书桌上只寥寥几本，只有那本大词典很醒目。我曾当着他的面偷偷翻开，发现已经背到了“W”，这让我更崇拜我的师父了。

师父有几个口头语，一个是“巨”，一个是“鸟”。一说痛苦、过瘾、生猛之类的词必是巨痛苦、巨过瘾、巨生猛，而鄙夷什么必然说什么什么个鸟！很愤世嫉俗的样子，而且不分场合，脑子一短路想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冒出来。记得有一次系里新年联欢，大家喜气洋洋地互道新年快乐，可能是因为要参加联欢不能准时就寝（已过八点），在我身边的师父很气恼，并睡眠惺忪。正巧碰到我们班主任，我满面堆欢地说：新年快乐！班主任尚未接茬，我师父在旁边气哼哼地说了一句：快乐个鸟！我至今还记得班主任吃惊的样子：北大怪人很多，但这么跟老师说话的还真罕见呢！

师父说曾收过两个徒弟，一个是朽木不可雕的我，一个是在南京大学时收的一个巨聪明的大师兄（不是悟空，我也非八戒）。据说大师兄高考第一年考理科，考上了重点大学，结果半年后因为不上课背着气枪到处打鸟被开除了。一年后改考文科，又考上了南京大学（要是总被开除就是老版的考霸张非了）。

师父共有两个导师，在二年级的时候，他的导师不幸英年辞世（北大的老师压力之大不可想象，当时两个月内我们系有三个老师去世，包括搞现代化理论的泰斗罗荣渠先生），他被迫成了关门弟子。系里一位年轻老师接管了他，他又成了该老师的开山弟子。成为开山弟子一个月后，就发生了前文说的东床高卧让老师不肯宿舍门口立雪的故事。

师父教我吹箫很耐心（因为始终没拿箫敲我的头，这份修养是很难得的），在女生面前更耐心。记得有一年新年我们去未名湖边，当时湖上冰

结得很厚，到处是人，同学们都童心大发，本科生们还聚在一起唱歌或玩老鹰捉小鸡。我师父拿着一支箫乱转，一个小女生滑到身边，怯生生地问你会吹箫啊。我师父立马正常起来说会（没有说巨会）。于是，虽然已经过了他的就寝时间，他还是在那个长得巨漂亮的小妮子的点播下一首首吹了下去：从刘天华的《良宵》到阿炳的《二泉映月》，没完没了。估计如果不是太冷，最后非得吹到东方红太阳升不可。

过去有十多年了，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小姑娘托着腮看我师父吹箫的样子。我师父的箫声呜呜咽咽，在博雅塔下回荡，而我师父的脸上，荡漾着幸福而圣洁的光芒。

师妹爱喝二锅头

据

我精研电影多年的经验，可以断言没有女主角的影视剧少之又少。记忆中《阿拉伯的劳伦斯》《肖申克的救赎》等片子勉强算得上，电视剧里《许三多奇遇记》（也有叫《士兵突击》的）可以包括在内。其他的没有女性参演的太少了（当然你可以举出《帝企鹅日记》《鸟的迁徙》之类的片子来反对我，那我无话可说，只能认为你装可爱）。

这是可以理解的，导演们的压力多大啊，在创作力枯竭的时候（基本属于常态），如果没有个姐儿在一起，是很难产生灵感和冲动的（如果你认为他创造人的冲动更厉害我也没办法）。如果易地而处是你做导演，没准还有良心地要多设几个女配角好摆平这些麻烦的女人哩（不能怪女演员爱争风，写《红楼梦》的曹哥就说过“从来淑女多抱怨，自古娇妻便含酸”，何况金陵十二钗与现代的人比，受封建思想毒害还深一大截呢）。

不过，只写大老爷们确实很难吸引观者的眼球，所以今儿只能从俗写写我的师妹了，更主要的是这位女主人公如今远在美国，估计正在为孩子总在自家草坪上踢球淘气烦恼呢，笃定不会回来捶扁我这个师兄，所以恕个罪吧。

那是个春天的早晨，我和嫡亲小师兄（和我同导师同年级同宿舍，四川人，现在重庆）受导师之命去北京站接一个内蒙古师大来面试的师妹。

因为是接师妹，我们俩都很兴奋，夜里睡得不太好，早晨四点就从学校出发了，在倒了两次车，谈论了一路小师妹可能的长相之后，我们来到了北京站。来得太早了，人群一向密集的北京站广场没什么人。身上颇有

些凉意。

终于，广播说我们要接的车次来了。我们踮起脚尖伸着脖子，小师兄还举着头天写的一个牌子（上面是我用漂亮的楷书写的小师妹的芳名），望穿秋水，终于有个丫头笑嘻嘻地走到我们面前。

8

因为涉及到我对小师妹的长相的评价，这里略去 200 字，以防我的师弟（她后来下嫁给我的一个师弟）从美国飞回来修理我。

小师妹客气地问：你们早就来了？在得知我们还没吃早饭的时候，她取出两个看上去不很新鲜的面包说你们吃点儿东西吧。小师兄婉言谢绝，我因为正在懊恼（为什么懊恼你自己猜），加之很饿，所以不客气地接过来恶狠狠地吃了（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败笔，因为小师兄后来偷偷告诉我说小师妹后来在她们宿舍夸我，我假装不在意地问夸我什么。小师兄一脸坏笑地说：她说你老实，喂什么吃什么）。写到这里，新仇旧恨涌上心头，真后悔刚才还犹豫、还道歉！

她入学后过了一个月，师兄和我一起礼节性地去嘘寒问暖，问她可适应北大的生活。她说别的还好，就是早晨六点半楼下广播就响，开始播新闻让她受不了，睡不好觉。我当时目瞪口呆地问：学校早晨还有广播啊？结果全屋的人都好奇地看着我——这算是个奇迹，因为自己心底无私天地宽（你说没心没肺也成，反正意思差不多），我睡眠质量非常之好，如果不睡足是很难被吵醒的，这点和我师父也一样，（这是第几处一样了？）所以在北大读了一年多后，还不知学校早晨六点半到七点之间还播新闻。

由于这个师妹总让我出糗，我一直不太喜欢她，直到新年才对她刮目相看。

话说她们班和我们班一样，来自五湖四海，而且男同学中有几个彪形大汉（在北大研究生里这种人不多，大部分人看起来营养不良），号称在大学的时候是班中的酒魁。全班在一起第一次聚餐，因为是用班费，大家饭量都好了不少，酒胆也壮了，开始当着女生叫板（班中有几个女学生还

是不错的)，偶尔瞥见我师妹不屑的目光，一个湖北佬觉得不爽，就挑衅。开始还做大度状，说你喝一杯我喝两杯。不料我师妹并不领情，坚持费厄泼赖，于是双方开始一杯一杯对饮，大约各喝了一斤左右（红星的还是牛栏山的记不清了，总之是二锅头），我师妹兀自举杯邀同学，却发现忽已不见人。正怀疑自己是不是喝多了，却听到仿佛有人在桌下呻吟。我师妹确定自己没有幻听，连忙大呼小叫。班中的一个江西黑胖子拍马杀来，把正在学刘伶醉酒的大汉背到了校医院输液。

第二天一早，看护了一夜醉鬼的班长拖着疲惫的双腿去女生宿舍看望俺师妹，想看看她是在唱贵妃醉酒还是学史湘云醉卧芍药茵，却发现她已起床，正在背 GRE 单词背得兴起，还坚持要考班长几个单词。

该班长灰头土脸地回到宿舍，告诫兄弟们以后喝酒的时候一定要低调，珍惜生命，远离女人啊。

我的师弟不太傻

每

每看到于丹出现在电视里就觉得亲切，不是因为她漂亮，也不是因为她《论语》讲得让我爱听（别人嚼的馍味道再好也不如自己来两口），而是因为她一讲孔子，我就想到了我的师弟。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师弟是曲阜师大毕业的。须知曲阜那可是圣人的故里。按照我从小根深蒂固的地缘观念，北京来的都是中央的大官，而广东那边都是有钱的大款。照此推断，既然师弟是从夫子的老家来的，在我心里他脑袋上或明或暗也有个呼啦圈一样的光环（当然，师弟在家里是老大，而且出身清白，不像孔子那样不清不白的）。

第一次见师弟是在他们宿舍（因为是师弟，所以我和诸位师兄都没有去车站接）。师弟看上去比我大（实际上好像也比我年长一点），戴着一副眼镜，络腮胡子，不知是不是由于胡子太密，肤色显得偏黑，一副极憨厚的样子。

因为第一次有师弟，所以我叮嘱他以后见到我要请安，恭敬地喊我师兄。（这并不过分，你看人家劳德诺比令狐冲老很多，不也得喊大师兄吗？）他有些犹豫，不过终于还是憨厚地笑了，声称只喊我小师兄，以表达他有限的敬意。

和我不同的是，师弟很有女人缘。十多年后我分析原因，结论是师弟在女生面前能伏低做小。比如要是和女生一起出去，所有女生的行李完全可以托付给他，自己只管需要什么了再来取就好了。而且他做这一切完全乐此不疲。如果有女生假惺惺地问：你累不累啊？易地而处，我肯定是心